

●经纬行吟●

## 我的“我与地坛”

□黄曼兮

每个人的心中，都有一座地坛。

从儿时到成熟，我总觉得自已与这方古园有着某种隐秘又坚韧的联系。地坛就像是一座矗立在我精神上的航标，指引我去了解它、走近它、拥抱它。于是，我也走上了我自己的命定之路。

最早与地坛“相见”，是在中学语文试卷上。铅字印刷的《我与地坛》节选，让我几乎忘记了流淌的时间。后来，我拜托语文老师帮我印下这篇完整的文章。史铁生先生慈悲温厚的文字像月光一样，在我眼前晕染出了一片寂静清幽的图景：一个古老的园子，无言地敞开怀抱，将园中所有的人、所有的草木生灵，连同时光的尘埃，都静静地包容、安抚、沉淀。那便是镌刻在我意识底层、未经世事却无比真实的地坛初相，也是我心中最初的文学种子落地生根的地方。那些文字闪烁着生命的痛苦与仁慈，在字句间写下与命运和解的诗歌。我一遍遍诵读，用黑色笔虔诚地划下，再用彩色荧光笔细细描绘，直至一字一

句，都稳稳地刻在心底。

真正以脚步丈量地坛，是在北京实习的时候。我知道地坛就在那里，在心底呼唤我的名字。午休的空档，我跳上一班公交车，直奔园子而去。从森严的北门迈入，冬日的阳光失去了锐度，温柔地洒在宽阔而沉默的石板路上。园子空旷，游人稀疏，空气带着冬日特有的、几近凝固的清冽。举目四望，银杏树早已褪尽繁华，只剩虬劲的枝丫向天空伸展，而冬青与松柏，依然执着地捧出那片沉静内敛的墨绿。那一刻如此奇妙——纸张间书写的意象与眼前真实的景观无声地交叠、融合，最终浑然一体。

后来我留在了北京，有了工作，也遇见了生命中重要的人。寻找安身之所时，命运轻巧地一推，便将我们引至地坛南门外的一处小区——推窗抬眼，竟能望见地坛南门安静的檐角。命运仿佛画了一个圆，最终圈定的“家”，依然不离地坛的磁场。更奇妙的是，当一切尘埃落定，回望实习的地点——那座曾被我为高高在上的摩天大楼，与地坛不

过两条街巷的距离。

于是地坛再次走进了我的生活。这偌大的皇家坛庙，我们一遍遍地在其间漫步、徘徊，它无声地接纳着这不足为道的日常需求。渐渐地，神坛古迹的庄严光环隐去，一个“家门口的大公园”的印象渐次清晰，晨练的队伍，蹒跚学步的孩童，依偎着晒太阳的老人，那些因熟悉而滋生的日常烟火气，不动声色地漫上坛墙的朱漆、铺满古老的甬道。去的多了，便也见识了它喧哗与沉静的千面：书市席卷时人声鼎沸的活色生香，庙会登场时锣鼓喧天的俗世欢腾，秋风飒飒时满目璀璨如金的绚烂辉煌，冬月初雪后一片素裹银装的清寂纯粹……地坛的每一副面孔，都像一颗棋子，共同编织成一幅完整、真实、千变万化的棋局——在地坛中，我们都是局内人，也都是局外人。

我总说与地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其实我明了，这份深切的情结里，多是我的一厢情愿。但不知天地经纬间，曾有多少颗心，如同当年的我一般，被纸页间那些饱蘸哲思与悲悯的

词句深深击中，在心海里亮起一盏灯塔、一座航标。于是，一颗“地坛”的种子就此埋下，一颗文学的种子就此生根。驱使素昧平生的旅人们跋涉千里，也要来这方真实的园子里寻得慰藉。

地坛自诞生起便从不属于任何个体。它是厚重的历史，是天地间恒存的民族印记。然而，在每个曾为之驻足、为之遐想、为其文字或景致所触动过的灵魂深处，何尝不都悄然筑造着一座只属于自己的“地坛”？那墙面，堆砌着珍贵的体验与感悟；那甬道，印刻着思想行走的足迹；树荫下，珍藏着与所爱之人并肩的温暖时光。它或许有形，或许无形，但已然超越了空间物理的藩篱，成为精神版图里一处永恒安放的港湾。

于我而言，无论身在何方，只要想起那冬日阳光下的石板路，那秋日银杏纷飞的金黄色雨，那南门外晨昏暮霭中熟悉的气息，那书页间流淌不息的叩问与应答，我便已寻得答案。这答案，史铁生先生早已明示：“我已不在地坛，地坛在我”。

●生活札记●



## 燕子喂食

□袁松树文/图

仲夏的早晨，我漫步在明光的步行街上，发现两只燕子在空中盘旋，一会飞过来，又会飞过去。不一会，两只燕子先后飞进一家商店的屋檐下，过了片刻，又飞了出来。

我便好奇地走进这家商店，站在屋檐下抬头仰望，只见四只小燕子一顺排蹲在窝里。此时，一只老燕子嘴里叼着食物飞回屋檐下，小燕子见妈妈飞回来了，一个个争先恐后伸长脖子，张开嫩黄的小嘴。这时，老燕子把叼在嘴里的

食物小心翼翼地喂进小燕子的嘴里。尽管小燕子张嘴争着要吃，但秩序不乱。而燕妈妈为不让其中一只小燕子多吃多占，从不偏心，总是从左向右依次喂食。燕妈妈第一轮喂完后并没有停止喂食，而是不厌其烦地飞出去捕捉食物，循环依次喂食，直到把小燕子喂饱为止。

我边观察边拍摄燕子喂食的全过程，看着这一幕幕喂食场景，感慨万千。老燕子为了把四只小燕子喂养长大，不辞辛劳地飞来飞去寻

找食物，让人感受到无尽的温暖。而老燕子在喂食中，小燕子从不争抢，在窝里耐心等待妈妈喂食，从小就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，使我心里涌起一股敬佩之情。

几天后的黄昏，夜幕降临，华灯初放。我再次来到这家商店的屋檐下，只见一对老燕子飞回燕窝，守护在小燕子身旁。随着小燕子一天天长大，翅膀硬了，自己学会了飞翔。一天，我突然发现小燕子离开了燕窝，远走高飞了，

再也不用妈妈喂食了。

老燕子喂食，浓浓母爱感人至深。无论是在人类世界，还是在鸟类世界，母爱都是最伟大的。家，是幸福的港湾，是人们永远的归属。然而，在当今现代社会中，往往有些人不断追求物质上的满足，却忽视了家庭的情感投入。所以，工作在外的人们，也不要忘记常回家看看，关心关心家人，努力创建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。

●阡陌流年●

## 报纸褶皱里的微光

□吴永谷

前天，暴雨突至，我冒雨冲进图书馆。工作人员热情地借给我一把伞，见我有些不好意思，她说：“我认得你，你是常来看报的那位读者，我相信你会归还的。”我笑着点点头，连忙道谢。没想到在这人来人往的图书馆里，我会因爱看报纸而被人留意。

想起刚参加工作，同去的实习生都分配到了指导老师，唯独我却迟迟没有着落。午休时，同事们大多刷短视频、闲聊，我则默默地点开图书馆的电子报刊库，读当天的副刊。有天晨会时，领导突然说：“小谷由我亲自来带。”后来才得知，她是见我午休时，用电脑读数字报，便觉得我是个爱学习的人。没想到自己的业余爱好，竟带来意外之喜。

儿时家里穷，报纸经常用来糊墙，也是我的“课

外读物”。晚上睡不着，母亲就给我读墙上的报纸。她识字不多，读得磕磕绊绊，我在那些时政新闻、文化、社会生活、历史等文章中，渐渐进入梦乡。

后来，等我上学了，就不再依赖母亲。一日，她进门见我站在窗台上，头向上仰着，一把拉住我，紧张地问：“你站那上面干嘛？也不怕摔下来。”我答：“妈，版面上有篇小说。”母亲不懂什么是小小说。但此后，每隔一周她就会去二姨家送菜，用一捆空心菜或半篮子青椒，换回一叠旧报纸。

那些报纸上的故事里，有走街串巷的邮递员，有修钟表的哑巴老人，还有各种励志人物……那字句间像藏着点点星光，照亮了我对梦想的期盼。

过了几年，爸妈都换了智能手机，我就被手

机里的精彩世界吸引了。尤其上大学后，自己有了手机，每天沉迷于短视频，静心读报的乐趣，遥远得如一场梦。

直到有一天，朋友请客吃饭，那餐厅设计非常复古，桌椅板凳都是做旧的，摆件是搪瓷锅、留声机等老物件。最令我惊奇的，还属那糊满一面墙的泛黄报纸。我凑上去，小心翼翼地抚着那行行字迹，逐字逐句读着。“小谷，看什么呢？吃饭了。”朋友的喊声，给我拉回现实。离开时，我频频回头，记下了右上角的投稿邮箱。

回家后，将一腔热血诉诸笔端，投了出去。开始进入漫长的等待，担心时隔多年，邮箱已变更，又担心那报纸万一停刊了呢……在各种担忧中，我收到了编辑的回信，那篇文章虽没刊登，但得到了编辑的鼓励。此后，便走上了纸媒

写作之路。

为了能肚里有货，笔下生花，我又重拾报纸，开始研读。起初，对症下药，只读副刊版面。后来每个版面都细看，那一方之地，汇聚了无数的知识和智慧，能了解国内外大事，亦能被百姓日常感动。尤其是生活版面，能学到很多生活小妙招。

前段时间堂姐生子，我除了发红包，还送了一份独特的礼物——订了一份当天的报纸。我让堂姐好好珍藏着，这是侄子出生那天，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，很有纪念意义。

报纸，像一列缓缓行驶的火车，载着岁月沉淀的微光，慢慢驶过我的生命。我想，即使在纸媒式微的今天，也总有人守护着这一方净土。不管未来如何，那些褶皱里生出一缕一缕微光，都会花香般流淌。

●诗韵潮声●

## 时光里的湖

(组诗)

□秦骏

## 在大纵湖收留一只孤雁

身披橘黄色的羽翼  
岂非卷帘人  
闻声而动，唤醒千堆雪  
彼时，发现我  
是你镜像中的另一个自己

见你低翔水的样子  
低处更低  
掠过我临窗远眺的湖面  
你厌倦了离散境遇的孤寂  
疲于奔波，与我一脉相连  
波澜起伏中  
大湖汤汤，裙裾飞扬  
近在咫尺，相视无言

你划过长空的鸣叫  
横扫浪底昼夜颠簸的忧思  
还你芦苇飞雪，万般清澈

## 在身体里种一株芦苇

湖边赊一轮明月  
仔细掸落草尖的露滴  
轻叩苇丛  
一粒种子落入怀中

还未等我举过头顶  
已在身体里挺拔直立  
你视同已出  
倾尽囊中故园的月光  
赠我一袭青湿的白皮鞭  
交出每一颗露滴  
此季轮回，而我只在  
遥遥相隔中与你悲喜自渡  
并再次拧紧了彼此的白胡须

## 掬一捧蟒蛇河河水

属于你的清水，柔肠百结  
鸢尾花闪烁着紫色的烟火味  
一枚蛋状的宣言，正在漫溢  
孕育鱼虾不曾走远的意念

蟒蛇河，这方小小的砚台  
如影随形  
袖口终不会枯竭的笔  
蓄满了墨水  
向着或可预知的浅滩  
和浩瀚的页面驰骋  
属于你的清水  
是你放养的一尾鱼

## 写给外孙

□常玉国

霜色浸染了我的眉发  
日历翻过半个世纪的年华  
你攥着人生的第一声啼哭  
将我的年轮刻成新的圆心

你用蜡笔涂抹天空时  
云朵都学会了跳舞  
你问月亮为什么总在搬家  
我的白发突然长出了新芽

你总把故事讲得颠三倒四  
恐龙会和机器人交朋友  
而我假装听不懂的样子  
只为听你手舞足蹈地解释

当你突然搂住我的脖颈  
温热的呼吸漫过皱纹  
世界在这一刻突然静音  
只剩两颗心重叠的跳动

原来相遇是场神奇的魔法  
你带着童真的韵脚走来  
让我枯坐半生的稿纸  
重新生发出春天的意象

